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三十四回 爪哇國負固不賓 咬海干恃強出陣

詩曰：翠微殘角共鐘鳴，陣勢真如不夜城。
郊壘忽驚焚燧墮，海門遙望燭龍行。
中天日避千峰色，列帳風傳萬柝聲。
羅斛只今傳五火，天光飛度蔡州營。

卻悅賊船四顧無門，自知不利，望海中間竟走，這寶船肯放他走？望前走，前營的寶船帶了連環，一字兒擺著個長蛇陣；望右走，後營的寶船帶了連環，一字兒擺著個長蛇陣；望左走，左營的寶船帶了連環，一字兒擺著個長蛇陣。望後走，後營的寶船帶了連環，一字兒擺著個長蛇陣。天師聽知這一消息，又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果真的連環計在我船上，眾將官好妙計哩！」卻說寶船高大，連環將起來就是一座鐵城相似，這些賊兵走到哪裡去？天色又晚，寶船又圍得緊，風又望岸上刮，岸上又是喊殺連聲。賊船沒奈何，只得傍岸兒慢慢的蕩。只見寶船上三聲炮響，後營裡划出一隻小船兒來，竟奔到賊船的幫裡去。那小船上的人都是全裝環甲，拿槍的拿槍，拿刀的拿刀，舞棍的舞棍，舞槌的舞槌。賊船看定了它，等它來到百步之內，一齊火箭狠射將去，只見那些人渾身上是火。怎麼渾身上是火？原來那船上的人卻都是些假的，外面有盔甲，內囊子都是些火藥、鉛彈子，賊船上的火箭只可做它的引子。上風頭起火，下風頭是賊船，故此這等的天大星火，一逕飛上賊船上來。火又大，風又大，寶船上襄陽炮又大，把些賊船燒得就是曲突徙薪無恩澤，焦頭爛額為上客。也有燒死了的，也有跳下水的，也有逃上岸的。

明日二位元帥高升寶帳，頒賞有差。請過天師、國師，特申謝敬。只見左右先鋒解將夜來拿的番兵上帳記功。元帥道：「你們都是些甚麼人？」番兵說道：「小的們都是謝文彬麾下的小卒。」元帥道：「謝文彬在哪裡去了？」番兵道：「他下水去了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是淹死了麼？」番兵道：「淹他不死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淹他不死？」番兵道：「他原是老爺南朝的甚麼汀州人，為因販鹽下海，海上遭風，把他掀在水裡。他本性善水，他就在水上飄了一七不曾死，竟飄到小的們羅斛國來。他兼通文武，善用機謀。我王愛他，官居美亞之職。他自逞其才，專能水戰，每常帶領小的們侵伐鄰國，百戰百勝。故此今日冒犯老爺，卻是淹他不死。」元帥道：「今日之事，還是他自己的主意，還是你國王的主意？」番兵道：「不干國王之事，都是他的奶媽教他的。」元帥道：「夫為妻綱，怎麼妻能教其夫？」番兵道：「小的本國風俗，原是如此。大凡有事，夫決於妻。婦人智量，果勝男子。」元帥道：「今日這個智量，卻不見高。」番兵道：「他夫少妻多，多則雜而亂，故此不高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他的妻多？」番兵道：「小的本國風俗，有婦人與中國人通姦者，盛酒筵待之，且贈以金寶。即與其夫同飲食，同寢臥，其夫恬不為怪，反說道：『我妻色美得中國人愛，藉以寵光矣。』」謝文彬是中國人，故此他的妻多。」

元帥道：「你們怎麼下水？」番兵道：「小的們不甚善水，故此從陸路奔歸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有走過了的麼？」番兵道：「並沒有個走過的。」元帥道：「豈可就沒有一個走過的？」番兵道：「小的們有些號頭走不脫，只是不敢告訴老爺。」元帥道：「是個甚麼號頭？說來我聽著。」番兵道：「號頭在不便之處，故此不好說得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在不便之處？只管說來不妨。」番兵道：「小的國俗，大凡男子二三十餘歲，則將莖物周圍之皮，用細刀兒挑開，嵌入錫珠數顆，用藥封護。俟瘡口好日，方才出門。就如賴葡萄的形狀。富貴者金銀，貧賤者銅錫。行路有聲，故此夜來一個個被擒，就都是這些號頭不便之處。」

元帥道：「謝文彬昨日責令你們要火藥，可是真的？」番兵道：「是真的。」元帥道：「可齊備麼？」番兵道：「內中不齊的，杖一百，割耳。」元帥道：「我這裡有幾個割耳的，不知可是你們夥子裡麼？」番兵道：「走回去的有，走上寶船的卻無。」元帥叫取過那二個人來。一會兒，取將二個人跪在階下。眾番兵口裡一片的吱吱喳喳，原來認得是同伙。元帥道：「你眾人可認得這二個人麼？」番兵道：「這二個人都是我們同伙，卻不曉得他走上老爺的寶船來也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們今日內違王命，外犯天兵，於罪當死。」眾人道：「三軍行止，聽令於將，非干小的們事，望乞老爺恕罪！」國師道：「殺人的事，貧僧不敢耳聞。貧僧先告退罷。」元帥道：「看我國師老爺的金面，饒了你們的狗命罷。」叫軍政司：「船頭上每人賞他一瓶酒，教他回去，多多拜上國王。」眾番兵一擁而去。國師道：「元帥恩威兼濟，畏愛並施。阿彌陀佛，好個元帥哩！」元帥道：「今日虧了天師的風。」天師道：「諸將多謀足智，就是諸葛赤壁之捷，不過如此。」大張筵宴，慶賞功勞。筵宴已畢，各自歸營。

寶船望西而進，波蕙浪靜，舵後生風，順行之際，約有晝夜。忽一日，國師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只見一陣信風所過，國師也吃一驚，竟到中軍寶帳。二位元帥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國師下顧，有何見諭？」國師道：「寶船上今夜三更上下，當主一驚，故此特來先報。」三寶老爺自從下海，耽了許多懼怕，心膽都有些碎裂，聽知國師道要主一驚，他好不慌張也，連忙問道：「當主何驚？」國師道：「是我貧僧在打坐，猛然間一陣信風所過，貧僧放了風頭，抓住風尾，嗅了一嗅，信風上當主一物；其形如吼，其大如斗，其絲萬縷，其足善走。主在三更時分，從中軍大桅上掉下來。雖主一驚，卻風過處還有些喜信，敢也只是個虛驚。」老爺道：「全仗佛力，逢凶化吉，不致大驚就好。」王爺道：「慎之則吉。」眾人都曉得國師是個不打誑話的，一個個提心吊膽，戰戰兢兢。

守至三更時分，果然的一個物件自天而下，大又大、亮又亮，慢騰騰地從帥字船中桅上掉將下來。眾人近前一看，原來是南朝一個蜘蛛，卻不止只是斗大。有詩為證：

來往巡簷下憚幼，經營何異緝吾廬。
曉風倒掛蜻蜓尾，暮雨雙黏黏蝶鬚。
屋角盡教長撩護，杖頭不用苦驅除。
夜來露重春煙暝，綴得累累萬斛珠。

三寶老爺聽知是個蜘蛛，心上略定些，叫請過天師來，問這個蜘蛛怎麼這等大。天師道：「天下之物，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。蜘蛛之大，風土不同，何必驚疑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不必驚疑？」天師道：「是貧道袖占一課，課上驚中大喜。日後還有些喜事相臨。」老爺道：「國師也說是風尾上帶些喜信。」天師道：「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。」元帥一邊吩咐旗牌官收養這個蜘蛛，一邊吩咐請過國師來。國師道：「雖主日後有喜，卻這是個草蟲，前面這一國，必主些草妖、草怪、草神、草仙、草寇之類。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到了一國。」元帥傳令，照前兵分水陸兩營：五營大都督照舊移兵上岸，紮做一個大營。四哨副都督仍舊在船上，紮做一個水寨。兩個先鋒仍舊分營左右。各游擊總兵仍舊水陸策應。安營未已，藍旗官報道：「這一國已自先有軍馬在城外接應了。」元帥道：「叫夜不收來。」只見五名夜不收一字兒跪著。元帥道：「你們上岸去仔細打探一番，回來重重有賞。」到了明日，夜不收回話。老爺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國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這是個爪哇國。」王爺道：「若是爪哇國，卻也是個有名的國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它有名？」王爺道：「這個國漢晉以前，不曾聞名，唐朝始通中國，叫做個訶陵，宋朝叫做閩婆，元朝才叫做爪哇，佛書卻又叫做鬼子國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叫做鬼子國？」王爺道：「昔日有一個鬼子魔天，與一罔象，紅頭髮，青面孔，相合於此地，生子百餘，專一吸人血，咬人肉，把這一國的人吃得將次淨盡。忽一日雷聲大震，震破了一塊石頭，那石頭裡面，端端正正坐著一個漢子。眾人看見，吃了一驚，都說道：『是個活佛爺爺現世。』尊為國王。這國王果真有些作用，領了那吃不了的眾人，驅逐罔象，才除了這一害。卻又漸漸的生，漸漸的長，致有今日。故此佛書上叫做鬼子國。」夜不收道：「這如今土語還叫鬼國。」老爺道：「地方有多大哩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國有四處：第一處叫做杜板，番名賭班。此處約有千餘家，有兩個頭目為主，其間多有我南朝廣東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，居住成家。第二處叫做新村，原係沙灘之地，因中國人來此居住，遂成村

落。有一頭目，民甚殷富，各國番船到此貨賣。從二村往南，船行半日，卻到蘇魯馬益港口。其港沙淺，止用小船。行二□多里，才是蘇魯馬益，番名蘇兒把牙，這是第三處。大約有千餘家，有一個頭目，其港口有一大洲，林木森茂。有長尾獼猴數萬，中有一老雄為主，劫一老番婦隨之。風俗，婦人求嗣者，備酒肉餅果等物，禱於老猴。老猴喜則先食其物，眾小猴隨而分食之。隨有雌雄二猴前來交感為驗。此婦歸家，便即有孕，否則沒有。且又能作禍，人多備食物祭之。自蘇兒把牙小船八□里，到一個埠頭，番名漳沽，登岸望西南，陸行半日，到滿者白夷，這是第四處。大約有二三百家，有七八個頭目。」老爺道：「國王位在哪一處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王無定在，往來四處之間。」老爺道：「國王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原有東、西二王，東王叫做孛人之達哈，西王叫做都馬板。這如今都馬板強盛，併吞了孛人之達哈，止是西王一人。」老爺道：「民風善惡何如？」夜不收道：「民俗最兇惡。大凡生子一歲，便以匕首佩之，名曰『不刺頭』。國中無老少，無貧富，無貴賤，俱有此刀。其刀俱是上等雪花鑲鐵打的，其柄或用金銀，或用犀角，或用象牙，雕刻人形鬼臉之狀，至極精巧。國中無日不殺人，最凶之國也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如今領兵拒我者是個甚麼人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其人係賭班頭目，名字叫做個魚眼將軍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叫做個魚眼將軍？」夜不收道：「他的眼睛兒溜煞，專利於水，站在岸上，直看見水底下的水精、水怪、魚蝦之類，不在話下，比著梁山泊浪裡白條張順還高□分。他混名又叫做個咬海干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又叫做個咬海干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因他手下有五百名水軍，名喚入海咬，善能伏水，就在水底下七日七夜可能不死。他領著這五百名軍士伏在水裡，咬得牙齒一響，海水要乾三分，故此混名號做咬海干。」老爺道：「他的本領何如？」夜不收道：「他在海裡，出入波濤，如履平地。他在陸路上，騎一匹紅鬃馬，使一桿三股叉，還有三枝飛標，百步內取人首級，百發百中。有千合死戰之能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」老爺道：「他怎麼曉得我們來勒兵相待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就是羅斛國謝文彬敗陣而逃，先前報一個軍信。」老爺道：「我和你來了有□晝夜多工程，他怎麼得這等快？」夜不收道：「是咬海干在蘇吉丹國回來，路上相遇，故此快捷。」老爺道：「謝文彬怎麼道？」夜不收道：「謝文彬誑言我們寶船一千餘號，戰將一千餘員，大兵百□餘萬，沿途上貪人財貨，利人妻女，弱儒者□室九空，強硬者□存八九，故此他的國王說道：『南兵不仁不義，不可輕放過。』又且昔日南朝有一個天使，前往三佛齊國，被他要而殺之。近日南朝有一個天使，齎印賜與東國王，又是他殺其從者一百七□餘人。他怕老爺們來，想也不是個好相識，故此傳令四處頭目抵死相迎，卻厲害也。」老爺道：「謝文彬如今到哪裡去了？」夜不收道：「謝文彬做了個鵝蚌相持之計，他自家做漁翁去了。」老爺道：「番兵現在何處？」夜不收道：「現在賭班第一處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還散雜在他四處，但有機密事，即便來報。回朝之日，重重有賞。」這五□名夜不收一擁而去。

老爺請過王爺、天師、國師來，把個夜不收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天師道：「兵難遙度，將貴知機，看他怎麼來，我們怎麼答應他去。若只是平手相交，在諸將效力。若有鬼怪妖魔，在貧道、國師兩個身上。」老爺道：「但不知諸將何如？」即時信炮一個，大吹打一番，掌起號笛。號笛已畢，諸將一齊擺列帳前，稟道：「中軍元帥老爺，有何吩咐？」老爺把夜不收說的始末緣由，細說了一遍。眾將官道：「兵行至此，有進無退。元帥不必深慮。」老爺道：「非我深慮。但此國王敢於要殺我天使，又敢要殺我天使的從人，卻又併吞東王，合二為一，此亦倔強之甚者。我和你倘有疏失，何以復命回朝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諸將中有一員游擊將軍高聲應道：「元帥太過了些。昔日鄧支、樓蘭，漢諸夷中大國也，邀殺漢使，陳湯、傅介子猶擊斬之。今日爪哇蕞爾小蠻，敢望鄧支、樓蘭萬一？我們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，其視陳、傅二子何如？豈肯任其橫行猖獗，而莫之底止乎？仰仗朝廷翁洪福，二位元帥虎威，天師、國師神算，諸將士效勞，管教個金鞭起處蠻煙靜，不斬樓蘭誓不歸。」二位元帥聞知這一席英勇的話兒，滿心歡喜。三寶老爺抬頭一看，只見其人身長八尺，膀闊三停，圓眼豎眉，聲如雷吼。就是夫子車前子路，也須讓卻三分；任你梵王殿上金剛，他豈輸於半著。問他現任何官，原來是神機營的坐營，現任征西遊擊將軍之職，姓馬名如龍。這個馬游擊原也是個回回出身，頗有些膽略，盡有些智量，故此說出幾句話來，甚是中聽。老爺道：「千陣萬陣，難買頭陣。今日這一陣，就是馬將軍出去。」馬將軍道：「大丈夫馬革裹屍，正在今日，何懼於此？」應聲就走，搭上一匹忽雷駁的千里馬，跨著一口合扇快如風的雙刀，三通戰鼓，領了一支人馬，竟上賭班平闊處所，擺下一個行陣。

早已有個巡哨的小番報上牛皮番帳，叫一聲吹哩，只聽得一聲牛角喇叭響，只見一員番將領著一支番兵，蜂擁而來，直奔南軍陣前。馬將軍勒住馬，當先大喝一聲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這馬將軍本等眉兒眼生得有些不打當，聲氣兒又來得凶，番將倒也吃了一唬，半會兒答應道：「俺是爪哇國鎮國都招討入海擒龍咬海干。」馬將軍起頭看來，只見他：

番卜算的蠻令，胡搗練的蠻形。遮身蘇幕踏莎行，恁的是解三醒。油葫蘆吹的勝，油核桃敲的輕。曉角霜天咬海清，怎能勾四邊靜。

番將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馬將軍道：「我是南膳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征西遊擊大將軍馬如龍的便是。」番將抬頭看來，只見他：

黑萋萋下山虎，活潑潑混江龍。金鞭敲響玉籠蔥，鑼鼓令兒熱哄。饑餐的六麼令，渴飲的滿江紅。直殺得他玉山頹倒風入松，唱凱聲聲慢送。

咬海干說道：「你既是南朝，我是西土，我和你各守一方，各居一國，你無故侵犯我的疆界，是何道理？」馬將軍道：「我無事不到你西洋夷地，一則是我大明皇帝新登大寶，傳示你們夷邦；二則是探問我南朝的傳國玉璽，有無消息；三則是你蕞爾小蠻，敢無故要殺我南朝的天使，又一次敢無故要殺我南朝的隨行從者百七□人。我今日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問罪弔民，勢如破竹。你快快的回去，和你番王計議，獻上玉璽，如無玉璽，填還我的人命，萬事皆休！若說半個不字，我教你螻蟻微命，斷送在我這個合扇雙刀之下。」咬海干聽知大怒，叫一聲道：「好氣殺我也！」道猶未了，右手下閃出一員番將來，高叫道：「你說大話的好漢，敢來和我蘇刺虎比個手麼？」道猶未了，右手下閃出一員番將來，高叫道：「你說大話的好漢，敢和我蘇刺龍比個手麼？」兩員番將，兩騎番馬，兩般番兵器，直奔過南陣而來。南陣上馬將軍雙刀匹馬，急架相迎。一上一下，一往一來，三個人絞紐做一團，三匹馬嘈踏做一堆，三般兵器混殺做一處。好個馬將軍，抖擻精神，施逞武藝，左來左戰，右來右戰，單來單戰，雙來雙戰，約有三四□合，不分勝負。馬將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一邊的舞刀廝殺，一邊的偷空兒掣過銅錘來，看得真，去得快，照著蘇刺龍的頭撲的一聲響，蘇刺龍躲閃不及，早被這一錘打得三魂飛上天門外，七魄沉淪地府中。打死這個蘇刺龍兒還不至緊，卻把那個蘇刺虎兒嚇得意亂心慌，手酥腳軟，槍法亂了，支架不住，只得撥回馬便走。馬將軍看見他敗陣而走，趁著他的勢兒把馬一夾，那忽雷駁千里馬是甚麼貨兒，只走得一條線。就是蘇刺虎拚命而走，哪曉得馬將軍就在背後照著一刀。那咬海干看見馬將軍的刀起，他急忙的飛跑將來，及至他的三股鋼叉舉起，這一刀已自把蘇刺虎兒連肩帶背的卸將下來。

咬海干看見傷了他兩員番將，氣滿胸膛，咬牙齧齒，挺著那三股鋼叉，單戰南將。馬將軍合扇雙刀，急迎急架，一上手就是二三□合，不分勝負。只見番陣上吹得牛角喇叭響，咬海干左手下閃出一員番將來，高叫著：「南朝的好漢，你過來，我哈刺密和你見個高低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南陣上鼓響三通，馬將軍左手下閃出一員南將來。馬將軍舉刀高叫道：「來將快回，待我單戰他兩個番狗奴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番陣上又吹得牛角喇叭一聲響，咬海干右手下閃出一員番將來，高叫道：「南朝的好漢，你過來，我哈刺密和你見個高低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南陣上鼓響二通，馬將軍右手下閃出一員南將來。馬將軍高叫道：「來將快回，待我單戰他二個番狗奴。」兩員南將只得回還。

那兩員番將盡著他的本領，憑著他的氣力，咬海干本等是只虎，加了這兩員番將，如虎生翼。好一個馬將軍，一人一騎，兩口飛刀，單戰他三員番將。直殺得盔頂上雲氣噴噴，甲縫裡霞光閃閃，刀尖上雷聲隱隱，箭壺內殺氣騰騰。自古道：「好漢難敵雙手。」馬將軍以一敵三，自從辰牌時分殺起，直殺到這早晚，已是申末酉初，還不曾歇息，還不曾飲食。從軍之難如此，有一曲《從軍行》為證，行曰：

少年不曉事，服習隨章句。

運掌矜封侯，曳襦談關吏。
募牒昨夜下，睥睨無當世。
父母泣難留，況乃子與婦。
抽身鳴寶刀，持纓邁關路。
厲志取聖賢，定策輕五餌。
事業徒一心，時運值乖阻。
空名壯士籍，青幕竟誰顧。
龍豹填孤衷，落脫窘天步。
殺氣連九邊，白骨相撐拄。
歸來見鄉邑，哀哉淚如注。

馬將軍自朝至暮，一人一騎，單戰三將，心裡想道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。只是這等歹殺，豈是個贏家？」心生一計，把個合扇雙刀虛晃了一晃，咬海干就趁著個空裡進來。馬將軍撥回馬便走，咬海干便趕下陣來。馬將軍帶住馬又殺了兩合，看見那兩員番將去了，心裡想道：「便饒了他走的。」撥轉馬又走，咬海干又趕來。馬將軍說道：「趕人不過百步，你忒趕過了些罷！」咬海干道：「你做好漢，一個殺三個，怎麼只是走哩？」馬將軍口裡講話，手裡卻不講話，輕輕的擊過那一柄銅錘來，颯地裡一聲響，照著咬海干的頭就是一錘。那咬海干也是個眼快的，看見個錘來，把馬望左邊一夾，那錘卻落在右邊下來，他把個右手輕輕的接將去了。接將去了還不至緊，他覆手就是一錘。馬將軍卻又熟滑，閃一個鷓子翻身的勢，一手就順帶著他的三股鋼叉過來。兩軍齊喝一聲采。一個得了錘，一個得了叉；一個失了叉，一個失了錘。兩家子還拽一個直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南陣上二位元帥升帳記功，大喜。老爺道：「斬將奪叉，全是得勝。失錘事小，不足言也。」到了明日早上，藍旗官報道：「昨日的番將咬海干又來討戰。」馬將軍聽知，即時綽刀上馬。適逢天師到中軍帳來，看見馬將軍去得英勇，說道：「旗牌官快請馬將軍回來。」馬將軍問道：「天師有何見諭？」天師道：「將軍且讓這一陣才好。」馬將軍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：『公子臨筵不醉便飽，壯士臨陣不死即傷。』何讓陣之有？」天師道：「將軍差矣！為將之道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。撫劍疾視，匹夫之勇。豈將軍所宜有乎？」馬將軍卻才省悟，問道：「天師是何高見？」天師道：「尊諱如龍，貧道看見那番將的旗號上，寫著是『入海擒龍咬海干』，此本不利於將軍。況且今日是個游龍失水的日神，此尤不利於將軍。我和你這如今涉海渡洋，提師萬里，一呼一吸，不可不慎。況此一陣，三軍之死生，朝廷之威望，皆繫於此，貧道不得不直言。唐突之罪，望將軍照察！」馬如龍再拜而謝。元帥道：「另選一員將官出去就是。」

畢竟不知還是哪一員將官出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